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金台全傳 第五十九回 兩先鋒棄邪歸正 一寶鏡逐怪除妖

講到鄭千奉命討戰，好生威風。他的素性從來不怕凶的人。王則營中也準備起來，就差楊豹作先鋒，帶領一千人馬，頭場須要立功。楊豹滿心不悅，我與金台曾在那年會過，雖然乍會，倒情投意合。他的母親待我無差，雖只說道兩國相爭，各為其主。然而金台乃是堂堂正正的元帥，王則乃是一個叛逆而已。若別人呢，自然與他見個高低了。如今元帥是金台，我不該與他交兵。莫如投了金元帥，免得丟開昔日友情。列位，比方不論怎麼事情，總要些吉彩的。王則今朝頭一場交戰，楊先鋒未曾出馬，先要投降，慶和王就是不吉利的了。但聞號炮一聲，殺出城來，與鄭千道姓通名，各舉刀鋒爭戰。一邊不曉得他有投降意思，抖擻精神，十分勇猛；一邊願服金元帥，手內勉強支持，卻被鄭千活捉回轉營門。叛兵不敢與天兵爭鬥，吶喊一聲，逃進城去，守城官急急將門閉上。王則聞知便道：「啊唷，可惱啊可惱。我道楊豹相貌魁梧，威風凜凜，既是一員英雄上將，所以點他為前部先鋒之職。那曉得初次交鋒就不利，孤家好生羞慚。」馬熊閃出稱聲：「千歲，勝敗乃兵家之常事，大王何必動愁？待小將來朝出馬，生擒楊豹回來。」王則道：「將軍出馬，必定威風，若得生擒楊豹，記取頭功。」馬熊道：「多謝大王。」書中丟下慶和王，再說後部先鋒心內思道：「楊豹一身本事，看他的刀法甚高，如何一戰登時敗了？決然不是真心。我馬熊繼與金台之母，他叫我孩兒，我叫他娘。我該與金台手足之稱，如何反助慶和王呢？況且，金台還不曾知道母親在著紫陽莊上，待他母子相會，我助金台伐反王便了。」馬熊主意已定，不必多講。且說鄭千得勝回營，滿心大悅。離鞍帶馬見平陽元帥道：「啟上元帥，小將奉令出馬，活擒楊豹回營。」金元帥道：「妙啊，將軍初次交兵，就得活擒叛將，其功不小。後營少息，記取頭功。」鄭千道：「多謝元帥。」元帥道：「綁楊豹過來。」小卒答應一聲：「啟元帥，楊豹當面。」金元帥道：「啊，楊豹，你可認得本帥麼？」楊豹道：「哈哈，有什麼不認得？」金元帥道：「既然認得，何不束手受降，共伐王則，為何反助其叛，是何緣故？」楊豹咿咿呀呀、哈哈笑道：「元帥，如若小將不肯投降，須得十個鄭千方能拿得我動。如今一戰被擒，還道不肯投降麼？」金元帥道：「啊，原來如此。倒是本帥今朝見識差了些。」即忙出位，親自鬆綁，恭敬英雄，問他：「城中形勢如何？戰將精兵共有幾何？」答道：「啊，元帥，那王則全仗妖魔，老的叫聖姑姑，小的叫胡永兒，法力很多。還有張鸞、左驍幫扶，蛋子頭和尚神通廣大，也是幫他的。如今左驍不知何處去了，所以聖姑姑終日悶悶。戰將不多，只得三十多個，精兵一萬有餘。」金元帥道：「兵將既少，何必如此？」楊豹道：「啊，元帥，那王則平日間原是好好端端的，只因聽信妖言，故而起此心腸。兵微將寡，卻也不妨，只差得妖法利害，元帥須要當心防備。」金元帥道：「知道了。後營歇息。」楊豹應聲「曉得。」平陽元帥悶沉沉想道：「憑他將勇兵強不在我心上。那妖法倒也要當心些的。想王則為什麼聽了妖言，胡行不法？此是夜話，不必細表。來日安排出戰。馬熊討戰，金台曉得便問：「何人出馬？」華雲龍應聲而出：「小將願領兵出馬。」金元帥道：「既如此，命你領兵一千，小心交戰。」華雲龍得令，抖擻精神，膽氣雄壯，貫甲頂盔，領了一千人馬，威風凜凜，就與馬熊對話。兩邊各把姓名通過，馬熊早有投降之意，便詐敗逃走。華將軍緊緊追趕，竟追著了。回頭便叫：「將軍，金元帥是我的繼弟兄，我早有投降之心，我與你何須再見雌雄？」雲龍道：「將軍既有投降之意，一起回營，同見元帥便了。」馬熊道：「將軍請便。」並馬而行，回營同見金元帥。元帥天花滿面想：「孟家莊一別至今，常想恩人未報，母親在家全虧你照應，小弟不安之至。今蒙不棄又來歸我。」馬熊道：「啊，元帥，可曉得母親現在那裡？」金元帥道：「小弟已經知道在紫陽莊上，尤恐王則有甚變心，傷及我母，故叫高三保送到他家存頓幾時，以安老母之心。」元帥正該如此。」

王則兩個先鋒，兩日投降過來。慶和王次日又差周武來討戰。他的本事高強，那知楊豹更強，將他一刀砍亡。連傷王則三員名將，得勝回營，意氣揚揚。元帥心中大悅。慶和王又急又氣。張鸞說道：「無妨事的，待我來朝上戰，管叫他們五百個人人投降，再把金台捉來，殺上東京便了。」聖姑姑開口說道：「金台現有娘在紫陽莊，趁他未知，哄他娘到城中來居住，令其叫子投降。如若不從，先殺他母。」王則本來心地好的，如今聽信了妖言，變心腸了。便哈哈大笑，連稱：「妙極。」聖姑姑立刻凌空來到紫陽。那曉得一人都不見。再進城說與慶和王知道。王則聽說，氣衝衝道：「必定是馬熊、楊豹說知的，先把娘親換了地方了。呵呵，金台見識原好，孤家那裡及得他來？」張鸞接口說：「大王不必心焦，且待拿了金台，以禮勸降便了。」王則此時沒奈何，胡永兒說與聖姑姑道：「紫陽莊上無人居住，猶恐與金台占住，母親原到那邊去居住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聖姑姑道：「女兒說得有理，待我就去便了。」娘聽女話，就飛身而去。頃刻之間出了城，原到紫陽莊來。

次日大兵討戰，將官是山西好漢名叫張義，善用雙槍，貝州城內陶萬金出來抵敵。通名道姓，大家動手。那陶將軍敵不過張義，冷汗淋淋，回馬敗去。張義不留情面，欲建功勞，急急追趕。那曉得張鸞作法，手執葫蘆搖了幾下，眼前頃刻黑沉沉，山西好漢一個頭暈，翻下馬來，小卒登時捉住。陶將軍喊道：「呀，呸！宋營中還有那個有本事出來會我麼？」忽聞炮聲響處，楊茂林殺出來了。戰了十幾個回合，也被張鸞施法活捉進城。一陣連拿去十七個將官。金元帥傳令快快鳴金，陶將軍只得收兵，打鼓進城繳令。慶和王大悅，傳令一齊收禁，等捉到金台再行調停。陶萬金計功，再將酒肴賞犒眾兵。

且說那平陽元帥心中著急，妖法拿人怎麼樣呢？講那金元帥週遊四海，打了七十二座擂台，碰過了多少英雄好漢，從不害怕，從不著急。如今妖法利害，一陣連傷十七員大將，如何使得？滿心不悅。怎生破法？坐立不安，一無打點，通宵不睡。等到來朝，報說城中亦有人來討戰。金元帥此刻更加懊惱。連差大將，連被捉去了廿一個英雄，多沒有逃回來。四日共拿去六十九個。平陽元帥左思右想，渾無計策，只得傳令營前掛免戰牌。王則滿心得意，想金台今日倒楣了。再說平陽元帥好生懊惱，一眾英雄一無計較，人人怒氣沖天。帥爺忽想起王禪老祖從前囑咐之言。那王禪老祖贈我錦囊一個，叫我端陽之日，午時開看，不知內中有何妙處。或者內中有甚機關破法之處，也未可知。不免等到端陽開看錦囊便了。只得奈著性兒，等到端陽午時開看錦囊。內中注得明明白白。有一件東西在西北方，離營有五里多路，石寶塔底下，那物取來，可破諸般妖法。建功之後，須將寶物仍歸原處。元帥細看，心中大悅。錦囊收拾，欣喜非常。就同楊繼林、浦大、華雲龍、楊小橋，帶了數百名軍士，拿了傢伙，出營竟往西北方尋取。石寶塔到了，五里之外周回細看，只見那邊一塊平陽之地，果然一個小小石塔，約有六尺餘高，周回多是空地。金元帥不敢亂動，依禮而行。望空拜了天地，吩咐軍士小心起塔。一班軍士鬧喧喧，各拿軍器，想開石塔來看，沒有什麼東西，只有土沙。元帥心內想道：鬼谷決不哄我。嚇，是了，有物必然埋在土內。便道：「軍士們，快將沙土一齊扒起。」軍士們同聲答應，動手扒土。扒到約有二尺餘深，不覺衝起光華來了。軍士道：「啟上元帥，有塊石板蓋住，扒不下了。」帥爺一想：有物必在石板底下，吩咐起開石板看來。軍士們大家動手，將石板啟開，石板底下有一石匣，又是幾陣光華。吩咐把石匣取出來看，二尺闊，二尺長，四方的畫蓋一開，寶貝現光。軍士們頭暈目閉，四個英雄張不開眼，帥爺親自細看。列位，你道什麼東西在內？說也奇怪，乃是一面寶鏡。還是列國之時，齊王臣子陶興國的傳家之寶。以後興國身故，無嗣，神仙收去。還有一部兵書，一並藏在此地，應在如今天巧星破法平妖，安邦定國，故有神仙指引。平陽元帥歡然伸手取鏡，閃閃光華四射，八寸鏡背後有「軒轅鏡」三字刻在中間。元帥道：「嚇，原來叫做『軒轅鏡』，不知出在何朝？」帥爺看罷，收藏好。又取兵書來細看：「嚇，原來多是破法之訣。此乃聖天子洪福齊天也。」元帥一齊收拾，望空再拜謝神仙，命軍士們蓋好畫蓋，鋪平石板，仍將沙土鋪平，再將石塔暫行浮放。同四將回轉營中，得意洋洋，非常歡樂。只因天熱難以交戰，暫息干戈。到六月底，暑氣漸退，人強馬壯，又要交鋒了。苦只苦那六十九員頭等將官，好似飛鳥入籠。那金元帥自得寶鏡之後，滿腔心事丟開，把那兵書看熟。

列位，那金台雖稱小輩英雄，那行兵之法，原是不大在行的。只因聖上叫他做元帥，若不受命，叫什麼小輩英雄？幸虧眾將同心，盡皆得勝。奈何妖法利害，故而敗了。如今有了兵書、寶鏡，諒情一定平陽奏凱的了。此刻秋涼天氣，又要開兵，又被妖法擒

了三個將去。帥爺親自出征，連傷王則二將。松雲道人大怒說道：「金台，你可記得從前，死了誰來救你的？為什麼我說之言不聽？昔與大王如同手足，而今反面無情，今朝救命恩人在此，你再有何言？」金元帥道：「張鸞，既知本帥與王則情同手足，何獨不知本帥兵臨貝州就有書來，令其洗心歸降大宋，免得朋友傷情。難道本帥差了麼？無奈王則不聽，兩下相爭，並非本帥無情，乃是他自取的。」張鸞聽說，喝一聲：「休得花言哄我，救命之恩不報，算來是個沒良心的。」金元帥道：「張鸞，你卻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大凡為臣者，為國捐軀，死而無怨。生身父母尚且難顧，何況你來？」張鸞道：「金台，我勸你休得執迷不悟，及早罷兵息戰，投降過來，赤心肝膽，扶助千歲。」金元帥道：「哇，張鸞，你有什麼本事敢誑本帥？看本帥的刀罷。」便一刀劈過去。松雲大怒，把寶劍輪起，平戰幾回，難以取勝，便將葫蘆搖了幾下。帥爺知道，早早當心。妖氣未曾衝出來，先取寶鏡朝外照著。松雲但見一道金光射過去，張鸞立刻頭暈眼花，葫蘆落地，全然無用，連馬連人，跌倒在地。不論什麼妖怪，恁他有通天本領，見了這「軒轅鏡」總要逃走的。張鸞此刻膽魂盡銷，爬起身來遁土而逃，仍舊回山修道，從今再也不來的了。平陽元帥心中歡喜，才曉得「軒轅寶鏡」果然好的，便一馬當先，再來討戰。慶和王聞報，立差大將楊通與金台交戰。金元帥刀下無情，送他一命。許多人馬多來投報，打鼓回營。又談王則氣衝衝道：「呵呵呵，金台本事尤好，松雲大敗而逃，孤家大事去矣。」蛋子頭和尚看見張鸞逃走，明知王則不能成事，念了幾聲「阿彌陀佛」，駕雲而去，往別處雲遊去了。慶和王氣得兩眼昏花：「孤家原無為王之意，多是聖姑姑母女來參答的。誰知那五百英雄又多不到，金台反做了宋朝臣子，早知今朝如此，莫如聽了金台之言。」胡永兒聽了此言，心中暗想：講出這樣話來，不成大事的。便叫聲：「大王，不必心焦，勝敗乃兵家之常事。何用這般著急嚇？我與娘親法力高強，那怕金台？待我明朝出馬交戰，管叫殺得他們沒處逃走，人頭滾滾，大王指日能為天子。」王則哈哈笑道：「若得美人助我一臂之力，或則大事可成。」此是夜話，不必細表。要知奏凱班師情由，請看下回分解。